

世

觀

門

湯丹著





赵 丹 著

地 狱 之 门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《政治经济学批判》一文中说过：“在科学的入口处，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，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：‘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，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。’”表演艺术作为一门科学，曾引无数英雄竞折腰。成功地塑造过众多艺术形象的我国著名电影艺术家赵丹同志，从年轻时便醉心于表演艺术的探索。本书生动地记载了作者在老一辈艺术家——洪深、田汉、欧阳予倩等人的指导下，学习外国各派表演艺术的特点，糅合中国戏曲表演的风格，努力探索中国电影表演艺术的丰富经验。同时也介绍了在表演艺术上造诣较深的袁牧之、魏鹤龄、周璇、金山、蓝马、石挥、崔嵬等艺术家的生平及艺术风格。本书叙述生动、活泼，分析清晰、透彻。

责任编辑：孟 涛

封面设计：麦荣邦

地 狱 之 门

赵 丹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37×1092 1/32 印张 3.25 插页 4 字数 62,000

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7,000册

书号：8078·3231 定价：0.34元



《马路天使》



《乌鸦与麻雀》



《十字街头》

《李时珍》



《海魂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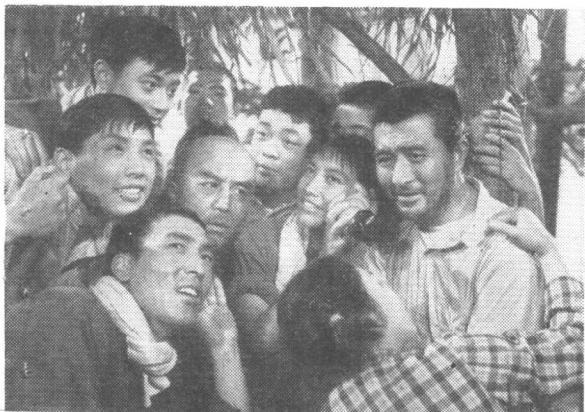
《为了和平》



《聂耳》



《林则徐》



《青山恋》



赵丹同志与导演王为一同志探讨创作。



赵丹、黄宗英同志与
模范人物邢燕子（左一）、
侯隽（右一）在一起。



上图：邓颖超同志接见日本电影代表团。



下图：赵丹同志为中央实验话剧院排演《鉴真东渡》担任艺术指导。



上图：赵丹同志随
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朝
鲜。

下图：赵丹同志随
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日
本。



—

在科学的入口处，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，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：“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，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”

——引自马克思《政治经济学批判》

演戏是一门科学，青年人以为有趣好玩，不费力气，又出风头。其实并不是这样。最近报上发表不少谈艺术民主的文章，这个问题早该提出来了。艺术民主是由艺术特定的规律所决定。因为艺术这种观念形态，是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所反映的产物，属于精神世界范畴，它凭借形象表达思维并反映事物，文艺的魅力就在于以“情”感人，所以我们艺术的教育作用，要在感人之中来寓教，艺术越富有个性则越有价值。这只能依靠每个艺术家的天赋、气质和他的辛勤劳动，来不得半点独裁。具备了充分民主的空气，才能保证创作上的个人爱好和独创性，以及构思、想象和幻想上的

自由天地。因此，必须允许作者选择他们自己所熟悉和喜爱的题材，选择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构思意境的样式和风格等等。艺术永远应该创新，永远应该是恩格斯所引用的黑格尔那个“这一个”。列宁同志说过：“无可争论，在这个事业中，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，有思想和幻想、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。”而我们却提都不敢提。恩格斯还说过：“作者的观点愈隐蔽，对于艺术作品就愈好些。”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。人们的思想往往是越受到压制，越是非要说出来不可。《天安门诗抄》便是最美好的诗歌。《红楼梦》不存在什么主题先行，而是作者一生经历的总结。每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是作者非说不可而后写下来的东西，这样才能成为艺术品。

最近我看了一些自己过去拍摄的影片，感到自己的毛病很多。例如《聂耳》中有一个镜头，现在没办法改了。当人家问聂耳几岁，聂耳回答：“十九岁。”我却表现出难为情的神态。这不对头，小孩子爱充大人，他应该骄傲地回答：“我十九了。”而不是“表演”难为情。我不是谦虚，到了岁数应该说老实话，我一生都在探索艺术的真谛，今年六十四岁了，才懂得一些，令人感叹不已。人家都说《林则徐》好，我觉得还有不少“表演”的痕迹，说明自己的功力很不够，艺术修养和思想认识也还欠缺。我这一辈子成功的经验不多，失败的教训却不少，有些弯路可以避免，有些却无法避免，非得自己栽了跟斗，才能有所体会。天堂和地狱都一个样，艺术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。

这多年来，同志们在“四人帮”的“模式”下面工作，确是很痛苦的。我问过上海人艺的导演王啸平同志：“斯坦尼批掉了，你怎么排戏？”他说有办法。我说：“内心独白也不讲了，还有什么办法？”他说：“我讲‘活思想’，交流不讲了，我讲‘过电’。”我这才懂得在夹缝中工作的窍门。斯坦尼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他不过是总结前人的表演经验，结合创作实践，找到他们的共同规律并使之系统化，所以“体系”并不神秘。世界上有各种表演流派，我们应该加以研究和探讨。我过去导演的《长青树》和演的《风流人物数今朝》，很概念化，但我当初也曾大加赞赏。所以道路是迂回曲折的，恐怕只能在反复不断的实践中才能取得进步，逐渐达到完善。

下面我要谈谈自己的演剧经历和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同志的表演特色，目的是为大家开开窗户，透透空气，对于大家开阔眼界、活跃思想可能有好处。

小 时 候

我是山东人，从小生长在江苏省南通县。我在那里读完小学和中学，后来才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读书。当时南通号称文化城，因为当地有一个著名的绅士——张謇，他是清朝末代状元，是个改良主义者，主张实业救国。他在南通家乡开设了很大的纱厂，当西方帝国主义无暇东顾的时候，这个纱厂赚了不少钱。张謇便利用他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为家乡办了一些事情：修建了一条马路，城里接上了电灯，也

办了一些学校，如农学院、医学院和研究戏曲的伶工学校等。他喜欢书画和工艺美术，因此南通城里的公园、楼台亭阁、假山石和仿效西湖苏堤、白堤桃红夹绿柳的两道长堤都修筑得十分美观大方。他还精心创建了一个博物院。我的父亲在北洋军阀时期做过营长，后来开办电影院做经理。我小时候，母亲看我嘴唇皮薄会说话，说我长大了可以做律师。我父亲喜欢赋诗饮酒、古玩字画，他把我带在身边让我磨墨写字，还让我大哥带我回山东老家，登了泰山，我竟然画起泰山的景色了。我八岁学拳术，十八般武艺全都学了点。拳术的步伐、体态以及呼吸和力量的运用，都对我以后演戏帮助不小。那时候认为没出息的人才去演戏，演戏的人被称为“戏子”，地位很低，我的父母自然不会让我去学戏，我也没想到我以后却一辈子就干了演戏这个行当。

张謇是南通的望族，他家每年庆祝寿诞喜庆吉日，便邀请北京和上海京剧界的名角到南通去演“堂会”。当时京剧界的文武昆乱济济一堂，梅兰芳、欧阳予倩、程砚秋、余叔岩、王凤卿、杨小楼、郝寿臣、王长林等都到过南通，可谓盛极一时。名角同台合演，更是机会难得。我因为父亲的关系，有机会恭逢其盛，看了一些精彩的演出。那时候，我常常喜欢溜到后台去玩。有一次，我正站在上场门偷看场子里的情况，忽然背后“哗”的一声喊，吓了我一跳，急忙让开，只见好大一个“张飞”连声喊着“哇呀呀”，朝后退了几步，然后“登、登、登”冲上台去，好似猛虎出山一般。后来我知道这叫做“上场风”。这个“上场风”对于演员出场亮相很关重

要，他如果不退后几步再出场就显得没有力量，没有气势。

又有一次，我在后台看关公戏《走麦城》。演员们早就化好了妆，穿戴整齐，焚香静坐，鸦雀无声，给人一种肃穆神秘的气氛。那演关公的演员紧闭双目，在那儿运气养神。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后来才懂得，这当然是一种迷信，但也未尝不是京剧演员进入角色培养情绪的一种方式。

还有一次，我在后台看见一个当时南通挂头牌、名叫张德禄的武生，他在台上大概出了点差错，刚下场，他的师父拿着很粗的棍子直朝他浑身上下抽打，——这样一位在台上顶天立地的赵子龙，到后台却被打得如此凄惨。这在我童年的心灵里感到一种奇异的痛楚。这时候我也才知道吃“演戏”这碗饭可不简单。以上三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一辈子也不会忘记。

没出息

谁都有他的童年，小孩也最爱学大人的样子。我第一次演戏是在过春节的时候，我们举行了一次家庭演出晚会。我做了戏票，“卖”给妈妈和姨妈，要她们凭票入座，象真是上戏院看戏似的。演出的剧目是京剧《空城计》。我演诸葛亮，我的表兄演司马懿，我们为了“隆重”起见，还化了妆。司马懿是白脸，可我表兄脸上有麻子，我就异想天开约着表兄半夜里溜到南城门口，从张贴的广告纸上偷偷地括下了点金粉末，第二天在我表兄脸上抹了个金脸，又把拍蚊蝇的“蝇

掸子”做髻口，我们就这样粉墨登场了。当我们正演得兴高采烈的时候，我父亲突然回家来了，我们怕他责骂，赶快卸妆洗脸。我父亲每次回家我表兄总要给他沏茶陪着说会儿话，这次因为匆匆忙忙没能把脸洗干净，他脸上麻坑里还留下了不少金粉，于是，我们串戏的事情就此“穿包”了。虽然我父亲并未认真地责骂我们（大概是春节里的缘故吧），但却也白了我俩一眼，又随口说了一句：“没出息。”

第一次正规演出

后来，我在小学里成为文娱活跃分子，每逢星期六举行游艺会，我总得演出个“双簧”之类的玩意。我仿效京戏小丑的化妆，拿妈妈的鸭蛋粉涂在脸上，用毛笔画眉毛和眼睛，我对着镜子看，觉得很滑稽，感到满意之至。这些都是即兴的小玩意，算不了什么。可有一回——却不同寻常了。学校里要举行校庆大典，学期一开始就酝酿着校庆联合大公演的事。办法是：各班级推选几位代表参加演出，并由两位文体老师担任总提调兼导演。据说语文老师还特地为校庆集体创作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剧本。我被班级推选去参加，原定是每一星期要排练一次的，可是，我每次按规定的时间、地点去，人家不是对我说：今天有事不排了，就是说：剧本还未选定，还没油印呢……就这样，朝令夕改，推三阻四地眼看着校庆的日子就快到了，而我一次也没排过。好不容易在临公演前，才把剧本发给了我，剧本还写明我演

一个角色叫“工人甲”。我一读剧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角色在哪儿。一直翻到最后的几页才找到：在括弧内群众之中有甲、乙、丙、丁……的字样，我就是其中的“甲”了。

真是足足培养了一整学期的情绪，梦寐以求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。下午六时开幕，可我一吃完中午饭，沉不住气，照例地带了妈妈的鸭蛋粉和毛笔墨砚，直奔到学校大礼堂后台去化妆了。不用说，没有人比我来得更早。等了许久还不见一个人来。我只得安定一下情绪，琢磨着如何化妆成个工人甲？“……当然，不能象往常似的‘双簧’化妆法……工人！脸上总该有些油污……”于是我把鸭蛋粉参和着墨汁调成暗灰色往脸上抹。抹着抹着我仿佛听见台上已经吹哨子开演了。我所在的这间化妆室，原本是间储藏室，又连接到前台。所以穿不过去，一穿就被观众看见了。我只得心焦地等待着有人来招呼我上场。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到这屋子来。我这才觉悟到，原来这一间根本不是化妆室。大伙儿都在对过的一间屋里化妆呢。我心里这份懊丧呀就甭提了！……正在此时有位教图画兼音乐的教师，走进来拿东西。他发现了，用南通话问：“哪个？”我答：“我呀！”老师看看我：“哦，赵风翱！做什么呢？（即干什么？）”我说：“化妆。”他又问：“化什么呢？（即化什么？）”我说：“化个工人。”他再走前一看说：“哪象个工人，呸！象个小贼嘛！做梦哟，前台戏都快演完了，你还躲在这儿！快，快，快！”另一位老师把我再一拉，拉进了一队人群的行列，又有另一位赶忙塞到我手上一根标语旗子，前拥后挤地随着人群从台

这边走到台那边，还没有来得及走到下场门呢，大幕就闭上了——这就是我第一次正规的演出。

“小小剧社”

我们在中学里成立了“小小剧社”。我顾而已、朱今明、钱千里和梁志仁、周育海是中坚分子。我们的剧社有个优越的条件，中学校长是顾而已的父亲，我的父亲开设电影院，这一对老头因骄宠我们而赞助我们的演出。他们让我们在电影院演出不要租金，而学校也不作旷课论。那时候，上海来个什么剧团，我们就演什么戏。汪优游来南通演出“文明戏”，他能演各种各样角色，风流小生，言论老生，正派，反派什么都行，连老太婆都会演。我们佩服极了。他走了以后，我们就演他那一套文明戏。记得有一回，我们找来了熊佛西的独幕剧《艺术家》，原本是有台词，有对白的，可是我们却按照汪优游的办法，不背台词，只将剧情的大意讲了讲，分配了角色。我演那个艺术家，长得俊俏的周育海反串艺术家的妻子。大概是钱千里扮演了讨债的人。我们根本也不懂得有排练的这回事。就台上见了。当我们演到钱千里来讨债的时候，我即假装暴病而亡。场子上也没有一张床，于是我就只能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啦。这时我“妻子”正在假装一面哭泣，一面诉述暴病身亡的情形时，我突然笔直地坐了起来，这时引起了观众们的哄堂大笑。而当我意识到这个意外的剧场效果时，于是我就大大发挥了。我“妻